

第五章 研究方法

以上述的理論建構為基礎，本研究接下來將透過實際的案例分析語言／意義的抵抗如何在文本中呈現。下面依序說明本研究的文本選擇、研究問題與分析架構。

第一節 文本選擇

本研究以李昂於 1999 年出版的《自傳の小說》為主要的文本案例，以約略同時出版的同系列散文著作《漂流之旅》（李昂，2000）¹⁰¹為輔助資料。李昂「政治小說」時期的其他代表作（例如：《迷園》、《北港香爐人人插：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則視實際分析的需要而部分引述以作為補充的材料。

本研究在文本篩選上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一）從文本本身的書寫風格來看，《自傳の小說》可說是李昂作品與其「政治小說」中，最能體現「狂歡化」精神的小說。在這本小說中，我們不但看到李昂在書寫形式上以相當熟練的筆法經營眾多敘事觀點或聲音／腔調的並存和對話，足以用來當作說明 Bakhtin 所描述的狂歡節儀式活動中的眾聲喧嘩或複調的現代與本土案例。在書寫內容中，李昂側重於虛構謝雪紅「不為人知」的私領域情愛，除了建構出與陳芳明（1988）在《謝雪紅評傳》中所描寫的謝雪紅為政治理想痛苦掙扎的一生¹⁰²完全不同的角色形象；李昂的情慾書寫也充滿了 Bakhtin

¹⁰¹ 《漂流之旅》是李昂循著謝雪紅當年踏過的足跡，親自造訪了神戶、東京、莫斯科、聖彼得堡、北京、上海，並把沿途所見到與謝雪紅相關的人、事、物寫成了旅記。

¹⁰² 李昂曾經在訪談中，談到陳芳明在評傳中，將謝雪紅塑造成「女神」，有些太維護她了（吳達芸、李昂，2004: 183）。另外，也有批評者指出，《謝雪紅評傳》刻意塑造一種「女英雄」的女性形象，充滿了「對謝雪紅的盛讚、個性的容忍，以及對她有絲毫錯誤時的牽強解釋」（賴治怡，1993: 62）。

本研究並不打算在此討論這些批評是否具有說服力。這篇研究反覆思考的問題是歷史／真實與虛構／想像兩者間的差距，而這個差距在 Bakhtin 的狂歡節研究與李昂的小說中，如何被進一步消弭、轉化、延伸而成為另一種抵抗象徵規約的起點。例如在狂歡節的節慶活動中，人們可以透過

所形容的狂歡節意象。更重要的是，雖然如同某些評論家指陳《自傳の小説》在情節刻劃上似乎並不深入，但是李昂從語言／意義的「形式」著手架構情慾書寫的創作筆法，與本研究主張從「形式層面」發展「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概念架構和研究策略的立場，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所以，本研究認為以《自傳の小説》作為文本案例，可說是適切的選擇。

（二）就研究者閱讀《自傳の小説》的初步觀察印象來看，《自傳の小説》除了如同前述所言，操演著眾聲喧嘩的筆法並在情慾書寫中出現了類似狂歡節儀式節慶的身體意象；更重要的是，李昂是相當自覺地透過情慾書寫展現出她對於歷史書寫、性別與性別政治議題的質疑、批判和重／改寫，這點符合了 Bakhtin 對於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具有明顯抵抗意識，且試圖透過特定的儀式（例如：民間諷諧文化）實踐狂歡節抵抗意識的說法。本研究認為，這個觀察印象值得進一步地被驗證。

（三）從本研究的研究定位來談，本研究雖然以李昂的文學文本作為案例，但根本的研究目的旨在回應和說明「抵抗如何可能？」這個理論性的問題，並對當代論述分析較缺乏的探討言說主體如何「由下而上地」建構反對論述的面向提出補充。而本研究對這個理論性問題的回應方式，乃是從傳播與文化研究領域中對於「語言／意義與民主化」的探討出發，並特別倚重 Bakhtin 對此提出的理論／概念。本研究認為在這樣的考量下，對《自傳の小説》（而非李昂所有的作品）進行深入的文本分析，雖有掛一漏萬之憾，卻也是最為符合本研究定位的選擇。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與李昂其他著作一樣，《自傳の小説》從出版後，也引發了許多的爭議。從目前累積的學術論辯來看，主要的爭議點有以下兩個：

民間儀式想虛構／想像出不同於歷史／真實的另類（政治的、身體的、語言的）歷史／真實，這對 Bakhtin 而言，確實造成一種語言／意義的顛覆。

(一) 李昂刻意經營「眾聲喧嘩」與複調，有何意圖？李昂是否藉此成功營造作者與主角之間的對話關係？此種對話關係的營造又意味著什麼？

(二) 李昂對於「性」的描繪以及關於女人情慾的刻劃，是否（或如何）擺脫父權所制定的性別權力關係？

由於本研究在「研究動機與目的」的部分已經討論過這兩個問題，這裡只簡略地標示出在文本分析時可能的觀察切入點。

首先，在書寫形式上判斷文本是否「眾聲喧嘩」，除了可從文類形式的混雜、多重聲音／腔調的紛雜並存來看，更需要注意的是小說作者／發言主體是否在充分意識到且尊重他人／主角／文本主體的思想家特質之基礎上，進一步地將他人表述／主角話語「挪用」以「折射」出自己的意識形態。若從抵抗官方極權話語的政治意圖出發，小說作者／發言主體的話語挪用與意識形態折射更是一種對主流論述生產過程或意義系統加以諧擬展演的「接合實踐」與「論述行動」。忽略了這些細微的理論／概念鋪陳，不但是對「眾聲喧嘩」此一觀點的誤解或一知半解，也無法清楚捕捉《自傳の小説》在書寫形式上的特殊性與可能的抵抗意涵。

其次，不少批評者懷疑李昂一貫以性、情慾、女人身體、「女人自我」(feminine self) 為書寫的主題，會否陷入本質主義，或預設某種先驗的生物身體或性別身分的存在與對應關係，以致於複製不利於女性解放的性別處境。這樣的批判或許其來有自，因為大部分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角色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並非本質存在 (Griffiths & Saraga, 1979)，所以《自傳の小説》中出現的狐狸學舌人語、女人以身體換取進入「男人主導」的政治場域的機會，乃至於描寫性愛時大量使用「入侵」、「剖開」、「切入」、「進入」、「充塞」等陽剛性、侵略性的動詞，都被認為「無法擺脫陽具文化的基軸」(楊翠，2002: 24, 28)。¹⁰³

然而，本研究接續第一章與第二章提及的結構主義敘事學或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說的敘事的「論述」(書寫筆法和形式) 是分析「故事」(書寫內容) 的基礎，

¹⁰³ 研究者在一次論文宣讀的場合，也有在場的女性主義者提到李昂的「本質化書寫」有「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 的傾向(語出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 Atsuko Sakaki)，因此質疑從 Butler 詮釋李昂(見 Wang, 2008) 是否適當。

主張相同的書寫內容若放在不同的書寫形式脈絡下，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因而評論者的解讀也自然要有所不同。以《自傳の小説》為例，我們不難發現書中大量出現的情慾狂歡以及其中對於「本質女人」、「女人自我」的描繪其實是在「眾聲喧嘩」、「複調小説」等形式條件之基礎上所規劃的故事情節。因此本研究認為，對於李昂情慾書寫內容的詮釋，必須以《自傳の小説》相當特殊的書寫形式為起點，才有助於思索此種情慾書寫可能具有何種抵抗意圖？以及它試圖抵抗些什麼？又如何實踐抵抗？

從上述兩個爭議點出發，本研究藉由 Bakhtin 的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融合前述提及的其他相關理論／概念資源，對李昂情慾書寫中的抵抗策略進行歸納、分析與評估。同時，本研究也企圖透過「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的研究策略，對李昂小說的「情色／色情」筆法提出較為正面的評價或「翻案」，並回饋「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本研究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 李昂在《自傳の小説》中建立何種書寫形式以進行抵抗？
- (二) 李昂試圖藉由情慾書寫抵抗些什麼？又發展出什麼樣的抵抗策略？
- (三) 李昂的抵抗策略對於「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帶來哪些啟發？

第三節 分析架構

本研究透過對文本多次的閱讀，並參考前述對「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性探討，提出以下架構對《自傳の小説》，特別是其情慾書寫中的抵抗策略進行論述分析。

一、 複調與眾聲喧嘩的書寫形式分析

有鑒於複調小說和眾聲喧嘩氛圍所營造的多層次的開放文本空間可說是在 Bakhtin 所指出的話語意識交錯的對話過程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敵對關係中，批判性地挪用他人表述以建構反對論述的形式條件。所以，本研究將先行對《自傳の小説》在書寫形式上所展現的特殊性，以及其書寫形式如何有利於語言／意義的抵抗進行分析。

參考 Bakhtin 對於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描述，這部分的分析可以從「文類」(genre) 和「語法」(syntax) 兩方面進行。「文類」可被定義為「人因著特殊目的而建構符合其需求的言說或書寫方式」。¹⁰⁴文類的形式分析旨在探討李昂在《自傳の小説》中藉由情慾書寫建立何種言說類型。「語法」指的是言者或作家在用字遣詞（例如：語句結構的安排、修辭、文法）上的特殊風格。語法的形式分析則進一步歸納李昂在其所建立的特殊言說類型中，如何從句子結構和修辭使用等面向建構其言說類型的特殊性與抵抗意識。

二、 主角話語意識的互文性分析

以上述書寫形式的分析為基礎，本研究將進一步對《自傳の小説》多重聲音／腔調的互文性進行細緻的分析。目的在藉此探討書中出現的多重聲音／腔調在傳播／溝通情境中的對話過程裡如何展現自我與主體意識？如何進行接合？與誰「敵對」？等問題。

為了清楚辨識《自傳の小説》中，多重聲音／腔調的主體位置與言說目的，這裡將參考敘事學者 Genette (1972/1980) 提出的敘事分析方法，將互文性分析分成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先從文本中找尋「誰在說話？」(who speaks?); 第二個步驟則是由第一個步驟出發，進一步詮釋「誰在說話？」的背後究竟是「誰

¹⁰⁴ 本研究對「文類」的定義基本上延續 Bakhtin 對「言說類型」的定義，意指「人在面對類似情境時所展現出習慣性的言說或書寫方式」。然而，這裡更強調的是李昂如何建構出與一般常見的（歷史）書寫形式不同的「文類」，因此將文類的定義修改為「人因著特殊目的而建構符合其需求的言說或書寫方式」。

在看？」(who sees?)。¹⁰⁵「誰在說話？」的分析有助於本研究觀察主角話語中的自我意識展現、不同文本主體的話語意識之間如何對話和接合；「誰在看？」的分析則有助於本研究穿越話語互文干預現象的表象，並揭示文本主體對他人的聲音／腔調的對話或敵對關係中，透露出何種抵抗意識和作者立場，又援引了那些抵抗策略。

三、 作者立場的政治／歷史寓言分析

如同 Bakhtin 所言，複調小說的作者立場反映在充分尊重主角的主體意識展現，但又得以從主角話語間話語意識交錯之間藉由「諧擬」等聲音／腔調挪用他人話語而折射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歷史寓言。這才是眾聲喧嘩的真義。

事實上，Genette 敘事分析方法的第二階段，亦即「誰在看？」的分析，也牽涉到作者立場揭示。而若要從主角話語的互文性中摸索作者本身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意圖，那麼作者如何藉由主角話語意識的交錯折射出對主流意識形態（例如：疆界之外的根本大寫他者的話語）的諧擬，並據此展演自身的政治／歷史寓言，則是這裡的關鍵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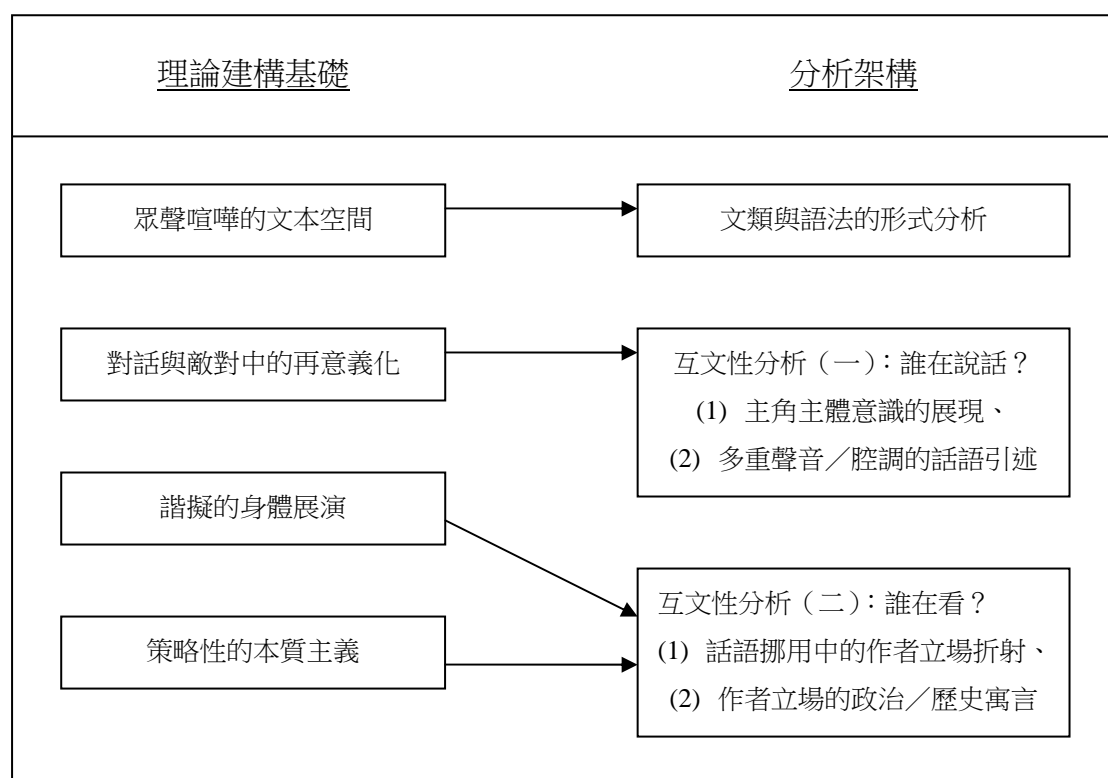
對此，Bakhtin 研究者 Morson (1989: 67-70) 提出的對「諧擬表述」運作過程的描述，值得本研究參考：

1. 它必須召喚一個「先前表述」作為目標物 (target) 。
2. 它在某個程度上，對這個目標物提出挑戰或駁斥。
3. 作者在此過程中，有意圖地拆解先前表述中自然化與普遍化的宣稱。

¹⁰⁵ 敘事學分析類目中的「誰在看？」，與 Bakhtin 對於複調小說作者立場的討論可說是互相呼應。因為敘事學者認為，在文本主體說話的同時，其實存在一個發言主體（例如：作者）隱身於背後，透過文本主體的話語透露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就這點來看，「誰在說話？」的分析是進一步探討主角話語背後的作者立場的起點。而這個說法恰好也符合 Bakhtin 對於複調小說作者立場乃是透過與具有自我意識的主角進行某種形式的對話或話語挪用而折射而出的描述。

本研究認為透過 Morson 的架構，我們不但得以對《自傳の小説》中諧擬表述的抵抗意識與抵抗策略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並藉此詮釋何以「**策略性的本質主義**」可作為抵抗的政治方案；同時，也可對《自傳の小説》中作者立場所傳達的政治／歷史寓言有較為整體性的考察。

綜上所述，本研究試以【圖三】說明如何分析抵抗在文本中的呈現：



圖三：本研究的理論建構基礎與分析架構¹⁰⁶

¹⁰⁶ 【圖三】左邊四個說明理論建構基礎的論點，基本上都是環環相扣的。甚至，每一個論點與其他論點之間還有些許重疊，例如「再意義化」在本研究中，可被理解成為透過「諧擬」而動員的接合實踐或論述行動；諧擬的身體展演之所以具有抵抗的政治效應，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採取「策略性的本質主義」為政治方案。但是，為了清楚說明每一個論點對本研究在實際進行文本分析時的啟發，本研究仍規劃了每一個論點所對應且側重的分析範疇。

